



爸囡

【一】

熟人的日頭較長，七點外就炎甲足鑿目，阿文早就精神，un佇眠床翻來翻去，袂輸鼎底咧煎魚；起起落落的心情，一齣一齣敢準咧搬戲按呢，較加嘛睏袂ka-tsuē……。

論真，讀四年大學拍三年麻雀，毋是睏過頭就是筊跋規暝，按呢是會當讀著啥咧？家己的腹內有佻濟膏、有幾兩重，是知拄知的代誌。

英語、日文小可捌，學甲離離落落，干焦講無路來；有看破欲去做工的拍算，閣無勇健的漢草，身體嘛袂堪得。

退伍踎厝閒半冬，捌去應徵台塑、台灣水泥、新竹玻璃、啟業化工的業務員、專員、管理員……等等，台北、新竹、桃園……走透透，見若去面試煞，上捷聽著的是：「……公司若有進一步的意向，會通知你來筆試……」逐日neh跛尾nih-nih看，無接甲半張批，結局是啥，免臆就知。

嘛有想欲去考研究所，趁欲去買一山坪的簡章，掀來掀去，筆試的科目，較看都無一項有把握；這間毋敢考、彼間考袂牢，自按呢規壘擲入去糞埽桶。感心想欲去做工，閣驚hông知無面子；啊若講毋去，踎(tiàm)厝食了米，嘛驚人笑；姑不將面皮激厚厚，覘佇厝裡莫出門；好佳哉序大人攞毋捌問、毋捌講，據在阿文咧閒、咧睏。

【二】

阿文個兜咧做建材、五金的生理，對(ù)起厝的砂石仔、紅毛塗，做到tshiànn-kik的三夾枋、便料仔，連鎖頭、後紐(liú)嘛逐項攞賣，有倩兩個辛勞來鬥做，八點才會來。

這工的透早七點半，老爸落來拍開店窗、tshiünn門扇枋，隨塊仔phīng去亭仔跤的柱邊，舞煞才坐落來桌櫃前；睏袂落眠的阿文，透早落來到樓跤，看阿爸咧拭額頭的汗，先開喙講：「阿爸，gâu早；啊阿義猶未起來？」

「Gâu早，恁大兄八點才會落來。」那tiak算盤那tann頭講：「你昨暝晏睏，哪毋加bí一時仔？」講煞共目鏡pak落來桌頂。

「我有聽著揀門扇的聲，thuah橋咧走liák-liák叫，就精神矣。」

「少年人……，減睏寡敢有要緊？」

「是袂啦；毋過，你逐工攞舞甲大細粒汗，敢會堪得？」

「啊無，你有啥物好步？」

「做鐵門來thuah，一扇一扇用換(giú)的，就免遐著力矣。」

「按呢閣有通。」順手共數簿合起來講：「毋知會真貴無？」

「我有一个同窗咧做鐵門，應該袂算咱較貴，才著！」

「好，你去共hiàm。」閣共目鏡掛起來講：「阿文，你轉來半冬矣，有啥拍算無？」

阿文坐佇椅頭仔頂想一睷才講：「拍算是有，顛倒毋知欲對佢講起。」

「啊無，敢有想欲做老師？」

「老師……，佇佢位？」

「咱遮國中的學校長我有熟；若欲，我來揣伊講。」

「這……」阿文tùn-tenn 五～六秒才應講：「予我想幾工仔，若準欲，我會講。」

彼陣的時機，景氣當咧興，清彩做工、開店、做小生理，比食一个死釘釘的頭路較有錢趁；連炭空的穡頭，嘛工錢大百，閣倩無人；若按呢比起來，做老師煞變做「死釘釘的頭路」，阿文呔會興咧！

【三】

一禮拜後，老爸知影個困無佻意做老師，就放工去揣一个做鋁業的朋友，轉來才問阿文講：

「私人公司的頭路，你有意向無？」

「佇佢，啥款的公司？」

「台北，做鋁門窗的。」

「做工，我敢有法咧？」

「毋是啦。」老爸喙仔笑笑講：「佇董事長室鬥做niâ，輕可仔輕可。」

「Ooh……有講著月給佻濟無？」

「這顛倒無講，有吩咐你去做看咧，會合才來tshik。」

「好啦。」這改阿文袂愛閣鐵齒矣，隨應講：「我就來試看咧。」

董事長室有兩個二手，逐工無閒咧接電話聯絡、安排穡頭，mooh書類行出行入，干焦無叫阿文鬥做niâ。頭工佻阿文見面的助理，有叫伊先適應環境，揣一寡往過辦好的案件來罔看，困佇冊櫥仔內家已提；內底有公司的財務報表、生產線的現況報表、成品製造的流程、庫存月報、銷售統計月報、營運的成本分析……，資料一大堆；連繼一月日，伊逐本攞有去掀，干焦看無niâ，予阿文感覺真見笑。

無佻久，彼工的助理，提一張字紙，講是頭家的親筆，頂懸(kuân)寫：「阿文兄：請一个月內，提一份『降低營運成本』計畫，做為股東會議之報告……。」

對這工起，人像瘡的按呢，phuê命拍電話去同窗、朋友遐問東問西，搬足濟資料囹囹規桌頂，遮掀遐看猶捎無一个總，坐佇辦公桌仔，強欲無頭神去；下班坐佇車內嘛想、睷佇眠床頂嘛想，想甲頭殼欲破去。

拄好，有一工欲暗仔下班到厝，阿文接著一張「調查局」寄來的批，是通過「調查員」的筆試，兩禮拜後愛去口試的通知；予阿文揣著一个會當予阿爸有交代，閣袂得失董事長的理由，去辭現此時的頭路，親像中大獎按呢，暢甲袂顧得。

伊家已嘛有咧想，「口試」無的確會過；若真正無過，會變甲兩項頭路攞烏有去；不而過，「降低營運成本計畫」才開始niâ，趁這個坎站緊辭，交帶予別人，才袂歹勢；傷慢，就會誤事。

心頭掠定了後的隔工，阿文就去公司辭頭路，理由是「正式考牢調查局」，毋過共個老爸講的是「通規心去攢(tshuân)口試的代誌」。

【四】

兩禮拜後，阿文照通知單的地址，去新店鎮的中華路；報到的人濟甲像蚶蟻，照編號分組咧進行口試；主考官有三個人，橫坐一排佇桌後，中央的主考官第先開喙：「您是劉阿文先生？」

「是的，我是。」

伊那看手內的資料那繼續問：「請用三分鐘的時間，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。」

古意甲有賸(tshun)的阿文，講華語有台灣腔，閣無社會經驗，雙手囡(khng)大腿頂，人有一點仔膽膽，坐甲四正四正，無料著個會問這，雄雄出喙閣講甲離離落落，inn-inn-ònn-ònn強欲大舌起來。

繼落去，正片的考官問一寡：厝內的經濟來源、老爸咧做啥事業？

倒片的問講：捌食過啥頭路？換過幾個？

頭尾都無五分鐘，「口試」自按呢煞。

離開調查局的大門，阿文沿路攏咧gô拄仔的問題，話句短閣簡單甲死無人，愈想心肝愈暢(thiòng)，歡喜甲袂擋得，坐佇火車，予車廂tshik來tshik去，猶咧眠夢。

彼暗，老爸按頭到尾，聽阿文講「口試」的經過，隨回話：「按呢你袂牢！」

「按怎講？」

「個問的，逐個嘛答會出來，袂輸厝內的代誌，提來閣餹一改niâ，呔(thài)有考試是咧考『恁兜的代誌』咧？」

「是啊。」阿文目頭結結講：「實在誠奇。」

「你閣講個那問那看桌頂的書類，我咧臆(ioh)，彼的確是警察局、戶政、學校、部隊的紀錄佻資料，無毋著。」

「我也無前科，呔有咧驚這？」

「惹囡仔！個先叫遮的機關共資料攢(tshuân)好，喊人來『口試』，才確認資料；做這款把戲，是欲掩人的目niâ，生成袂平正。」

「個按呢是欲咩？」

「煞毋知欲做個的調查員，佻學歷、才情無牽連，顛倒『思想』是毋是『正確』才有關係；『思想』欲正確，爰先看你的紀錄佻資料，有合才欲用你，會牢袂牢是按呢咧決的，講你牢，就牢，據在歡喜。」

「照你按呢講，咱去遐是做陪賓niâ；騙報名費閣共咱裝痾(síáu)的，實在真惡質！」

【五】

聽候無著的批寄到厝，即時予阿文失神lik色，強欲袂堪得；鬱卒足濟日了後，就清彩去允一個做粗工的頭路，騙個老爸講是外銷做貿易的助理，袂癮踎厝食了米做閒人矣。

欲出門的前一暝，老母目調皮ham-ham，那款包袱仔那吩咐一寡有的無的，心肝頭真毋甘；總是做囡的人，親像柴頭尪仔按呢，顧窮(khîng)物件，攏無咧斟酌這，顛倒是老爸較定著講：「老的，樹大生成愛分絡(le)，你莫閣共伊唸矣。」

「伊遮爾細漢，毋捌半項，我哪甘予伊出門咧？」

「會tshuā查某liu-liu去矣，你掠準伊猶是囡仔--hiooh！」

雄雄聽著這句，毋但老母隨轉笑，連阿文嘛歹勢歹勢講：「是啊，阿母，出外我會閣較斟酌、細膩，你莫閣煩惱矣。」

【六】

論真，阿文會lòng來林口做工，是換一喙飯食niâ，原仔(uân-ná)真姑不將。

差不多一冬後；公司俗下手的包商，有工程款的纏纏，阿文佇運搬材料的時，對方去檢舉講伊是賊偷，hông掠去龜山鄉派出所翕像、頓(tng)十支指頭仔痕閣蹓一暝，才坐警車、掛手銬送去桃園地檢署問話。

實在講，個雙引做頭家人的窮分，俗一个不知情的工人哪有啥底代咧？隔工，阿文個董的隨到位俗檢察官解說案情，閣親身向阿文tshē毋著；老爸嘛接(tsih)著通知，即時拚來辦交保的手續，彼陣伊才知影阿文是咧做粗工，呔(thài)是啥物外銷公司的助理！

交保辦煞，離開地檢署了後，頭家出面tshuā規陣人去餐廳為阿文接風的時，老爸佇眾人的面頭前，看起來是歡歡喜喜，毋過，牢佇伊的目睷內，是一種誠毋甘的眼神；食煞，徙跲欲轉去的時陣，敢(kánn)準閣有誠濟話的款，干焦無講出來niâ。

閣過一禮拜，阿文接著「不起訴處分書」。

隔工，拄好是拜六；下晡食晝飽，倒佇工寮的眠床頂想欲小歇一下，毋知啥物緣故，耳空ngiau-ngiau，袂輸有人咧唸，目睷仁像干樂按呢勻勻仔咧躉，gô甲睷袂去，一寡往(íng)過的代誌，敢若海湧浮上(tsiünn)浮落。

阿爸欲允去做老師、鋁業公司食頭路……、調查局面試……、踮厝閒半冬……、林口hông倩做工……、掛手銬掠去地檢署……，一幕一幕袂輸搬電影按呢，相牽相連閣繼無歇。

會出來做工，是無愛hông看衰溺(siau)爾爾；毋但老爸老母無清楚，連查某朋友嘛毋知是佗一款頭路；二～三月日才轉去厝裡一改，攞是歡頭喜面俗阿爸、阿母顧講話，也袂去喋(thih)別項；啊若這遍去關一暝、去桃園地檢署出庭，落尾閣是阿爸出面保出來，食晝的時阿爸的眼神……想到遮，人雄雄越(tiô)起來，坐踮眠牀頭，阿文咧心肝內大聲喝：是阿爸欲给我講話、是阿母咧唸我，莫怪耳空ngiau-ngiau，較加嘛睷袂ka-tsuē。

暗頭仔六點，阿文坐計程車到厝，老母放工去灶跲，攢一碗公的冬粉煮卵湯來加菜，就是這種珠葱濫豬油的芳味，予伊規下晡翻來反去睷袂落眠，才會盤山過嶺對林口拚轉來，這種心情，對做困仔起就有矣，毋是三、兩句話、三年五冬就講會清的代誌。

【七】

彼暗，兩爸仔困坐佇客廳開講。對公厝厝頂欲翻新起話，講到現時建材、水電材料價數的起落，閣牽對大漢小弟考牢研究所、細漢去讀東吳遐去；落尾，uân-ná有問著底時欲娶某，毋過阿文thih-tih-thuh-thuh，敢若是頭路有定著才來拍算，講甲袂得清。

繼落去，上大頭的是牽著阿義……，逐工誠無閒咧攢去羅東開店的工課(khang-khuè)。阿文聽一下人煞愣(gāng)去，當咧無頭神的時，阿爸講：「你食彼號頭路嘛趁無佻濟，規氣轉來厝裡鬥做。凡勢閣一月日，伊就欲徙去羅東矣。」

阿文知影老爸是毋甘彼工伊hông掠去關，嘛拄好大兄亂欲出去家己開店，厝內袂使無人，才會講遮的話。閣再講，現時家己所食的，嘛毋是好頭路，早就想欲辭矣，若會當轉來，應該袂較bái；tùn-tenn一睷仔久，阿文就問：「是按怎阿義欲出去？」

「伊講趁這馬時機猶好，若無出去試一个仔鹹泔，會真無彩。」

「啊你看咧？」

「伊綴我學生理十外冬，頂手、下手攞有熟，應該無問題才著。」

「是講，伊真正的本意到底是啥？」

「論真，伊是tiunn欲做頭家niâ。這坎店若放予伊huānn，代誌就煞矣。」

「啊你的意思？」

「我是講時陣猶未咧；恁兩個小弟咧讀冊、連你三个未娶，過幾冬嘛較差不多；毋過伊聽袂落去。」是彼種無奈何的口氣。

「大兄敢有親喙共你講『店放予伊huānn』這款話？」

「伊無直講；毋過這一、兩冬，恁大姊、二姊年節仔若有轉來，攞會nauh這，連恁阿叔仔、阿嬪嘛共我講過幾若遍。」

「這，敢伊家己的意思？」

阿爸小可仔停一睏，繼續講：「我咧臆，是大頭鬚咧做怪；是講，阿義嘛有這個意向才著。」

「去羅東定著矣未？」

「這是伊親喙講的；現時嘛當咧備辦這個工課。」

「啊錢咧？」

「一樓店面家己的、地下室做倉庫免厝租；桌仔、椅仔、電話、裝潢按算五十萬，機車佻貨仔車四十萬，另外百一萬予伊做本，湊湊咧，愛兩百萬。」

「著去借無？」

「極加手頭會較經一絲仔niâ，應該猶免。」

講到遮，阿文倚起來行去灶竈，斟兩甌冷茶，因茶桌仔頂，繼續問：「伊若出去，店裡會無跤手；伊敢毋知？」

「伊知啊；mǎ kuh，伊講hiàm你轉來頂伊，就會使，毋才揣你來參詳。」

【八】

厝邊頭尾早攞知影阿義是後過的老板，閣忍幾冬，定著會做「大頭家」，快活日子早慢嘛是伊的，忒就冒一个險拚去外口，跋無穩贏的歹筭咧？

上奇的是，牽牛落浦(làm)，揣小弟頂伊的缺，共頭家讓人做，這閣是啥意思？個兩個翁仔姐(tsiá)是狡怪人，會遐爾好心喊阿文轉來，到底是真的抑是陷阱咧？

遮的死結，予阿文躊躇(tiû-tû)足久，強欲想無步，就出喙講：「辭頭路毋較簡單，一～兩禮拜就收煞矣；是驚伊虎頭鳥鼠尾，一～兩冬後若無趁錢，番欲轉來的時，毋但伊，連我嘛會進無步，退無路；彼陣，就歹紡矣。」

「我原仔有料著這，嘛想欲佻恁兄哥先明品；毋過，遮爾絕的話，欲按怎出喙咧。」

「絕……這是按怎講？」

「家內事是論情，毋是論理的所在；就準有先品，拄著伊硬欲轉來，敢就有氣力去擋？」

「既按呢，有品、無品攞全款遐的代誌--looh！」

「是啊；上加是欲出去的進前，叫伊『愛擔輸贏』爾爾；你想，我會當閣講啥！」

露螺peh到竹篙尾的阿文。一來，有欲順個老爸的意思，通來啟(tháu) 這個死結；二來，嘛存辦講輸甲褪褲嘛欲佻阿義跋一下仔較有咧。就應講：「按呢好，鈍刀割lān一擺疼；拜一去辭頭路，上慢半个月，緊嘛著一禮拜；辦好，我隨轉來。」

【九】

一九七九年七月，阿文轉去頭城；個大兄阿義，搬去羅東做水電材料的生理。

紅彩、花籃鎮規亭仔跤，窠(that)甲無路好過，閣辦桌請厝邊頭尾、親情五十，毋是真奢颺(tshia-iānn)，嘛鬧熱滾滾幾若工。

欲來的進前，老爸家己去掀曆日，決定開市的時辰；出門彼早起，閣專工去菜市仔買鮮花、四果。阿文有斟酌著擇香佇紅架桌公媽的頭前，唸一寡有的無的，大體仔是保庇平安、順序遮的話，和阿文心肝內的向望，應該有相siàng才著。

阿義原仔信靠家己有彼號才調，加減有幾分仔把握，才會按呢咧拍算；毋過，真正會kan礙查埔人做這款大過斷的，是暍踎邊仔的枕頭鬼niâ；總是，兩個人若全心欲做事業，尻川坐相倚、肩胛鬥相拱嘛是有出頭天的彼一工……。

料袂到才去一冬……，就毋知按佗生出來的，一寡無佻好聽、誠刺耳的話屎，沓沓仔，毋是做一改，鑽入來老爸的耳空……。

代先是大姐、二姐，佇老爸做生日彼工轉來探話講：「阿義若欲閣轉來，你敢欲允伊？」

老爸目頭結結講：「起頭是伊欲的，呔會使反起反倒，講話無算話？」

「毋過，若生理無好，做袂落去，敢通目睷金金看伊倒擔？」

拄著遮燒烙的代誌，老爸目頭拍結講：「我考慮看覓。」是無啥情願的聲嗽。

這件代誌，定著袂按呢就煞去；閣無佻久，佇阿叔仔辦桌做生日彼工，兩個罕咧交插的阿姑，同齊擇這個話母，來探老爸的意向，連阿叔仔本人嘛倚出來贊聲；對這工起，「番欲轉厝」的雲ang，勻勻擇懸閣愈khàm愈闊，真正是串驚串著，仙閃都袂離！

阿義絕招盡展，滿四界去使弄親情，轉去頭城做伊的說客，無達著目的，決定袂按呢就干休。

這年的二九暝，阿義、台北食頭路的阿雄佻兩個猶咧讀冊的小弟攏轉來圍爐，看是規家伙仔歡喜欲過年的樣；毋過，阿文有感覺著，厝內有一種咧欲歹天落大雨的霧霧，直透罩來。

千挂千的代誌，就是四個兄弟袂輸穿全領內褲彼一樣，共阿文準做是個的冤仇人，那食那拈這件代誌出來lu，欲予老爸決；論真，阿文也毋是戇人，聽會出來個話尾的意思，就是毋願老爸的事業，獨獨予阿文承去niâ；較加嘛尻川拈相倚，全心替阿義講好話；代誌變甲按呢來，連啟履的跂路嘛無矣，正正無轉來袂煞，是時間的緊慢niâ。

初五開市彼日，老爸踎門喙放一揸炮仔了後，無意無意坐佇桌櫃頭前，刁工問阿文年尾收數的代誌撓話頭，繼落去講：「……這站仔，鬢邊siák-siák叫，目睷金爍爍，攏暍袂去，毋知欲按怎才好。」

「是毋是咧煩阿義？」

「伊強欲，我真正無步矣；袂輸lān-pha去予椅仔縫夾著。阿文，咱爸困免細膩，做你講……。」

「咱先講……」阿文想二～三秒才繼話：「若毋伊予轉來，敢會使？」

「恁大兄，去起規陣親情來枵飽吵，變甲逐个攏知……；我若欲講毋，平平是困，嘛講袂出喙；按呢，你知影我的意思無？」

「伊若轉來，抑無定著稔；兄弟仔嘛會使做伙拍拚，全款會趁錢；你莫閣操煩這矣，身體才袂拍歹；今(tann)，猶是喊(hiàm)伊轉來，才會收煞，好無？」

「是啦，拍虎掠賊嘛著親兄弟。」tùn-tenn兩～三秒閣講：「má kuh，個兩翁仔姐無遐古意，我是驚轉來了後，閣變蠔(báng)；到時咱就無通遐好食暍矣。」

「阿爸，你想傷濟矣；明仔載敲電話予伊，叫伊後月日搬轉來。」

話猶未煞，老爸就搶話講：「袂使得！伊共恁爸裝痛的，恁爸若無小可仔共伊凌治一下仔，就毋是個；準講欲允伊，嘛就我心肝頭較開的時陣才敲！」目箍紅紅，愈講愈大聲，連額頸筋攏粗起來。

老爸是喙講niâ；隔工，就敲矣。

【十】

拄轉來彼半冬，是熱人生理上好的時陣，建材五金誠交易(ka-iáh)，紅毛塗、砂石仔載袂赴，水電的門市嘛重倍好，加阿義一个跤手，猶強欲做袂去。

店內工課的分攤，阿文買送貨、收數、招生理，逐工對透早就無閒tshih-tshih，到欲暗仔才有轉來；阿義顧門市、倉庫的出入貨、發落兩個司機載料、監督兩個會計小姐的數目；若有愛加工的訂單，兩兄弟tshik時間同齊去倉庫做，猶毋捌窮分過。

老爸做支票、現金的總管，銀行、農會的口座家己huānn；兩同姒(tâng-sāi)仔照輪煮飯，一人一个月，有月給通領；無煮的彼月日，會使去鬥車加工的布帆，照件算工資，貧情趁的莫車嘛會使，橫直有倩女工咧做；一家口仔大大細細，齊(tsiâu)有稽頭，閣有錢趁，太平富裕的日子，嘛是按呢爾爾。

【十一】

目nih仔閣過一冬，看起來平安無事，真好過的款；總是，毋知按恁著，沓沓(tàuh-tàuh)仔有一寡怪奇的代誌，予阿文想攏袂tshun-tshia……。

譬論講，阿兄俗嫂仔見若食暗飽一定會出去，毋知咧變啥；無像往過，會趁這個時陣會一寡生理場的代誌；閣比一个例，拜六下晡會推講欲和嫂仔去外口迤迤，拜一透早才會轉來；是講，老爸都無講按恁，哪有通輪著做小弟的加話咧？

無佬久，換大頭鬚的袂順矣，無事無白祛(khioh)一寡鼻屎大的代誌起來冤，連查埔人嘛綴咧滾絞袂煞。

親像煮飯大小月的工數、過年啥人欲留踫厝裡、食飯無喊序大人就先動箸、相爭晾衫的竹篙、買菜錢的濟少等等，講甲袂得tshun的代誌，一湧一湧直透溢來面前。

老爸是生理虎，早就知影「得失錢，毋通得失人」的道理，即時變換厝內的規矩來排解；像講倩人洗衫、煮飯，五點下班，禮拜無開店……等等，遮的纓(inn)纏的小事先一項一頂故(tháu)。

繼落，叫阿文搬去個大兄做過冬半个店面，厝猶新媽的羅東遐踫；意思是隨人討米隨人落鼎，一人一家代較袂tōng突；閣定講……，查某人袂使插生理，查埔人逐工準時上下班；遮的步數確實有一寡應效，家內較平順一站仔。是講……；嘛擋無久長。

【十二】

阿義初中出業，去花蓮讀五專，頭年就捌著個牽的；毋kuh，跳年六月欲升二年的歇熱，就tshuā轉來厝裡，共老爸講伊無愛去讀矣；到底是啥緣故，嘛無人知，自按呢辦退學踎厝綴老爸做生理；都無半冬，聽講是有身，兩個才就結婚；連繼生兩個囡仔，阿義才去做兵。彼陣，阿文讀大學二年。

阿義十七歲就踎厝裡，功勞、苦勞伊上懸，承續老爸的事業，定著伊排頭pān的，別人袂使恰伊爭；就是這個緣故，伊共阿文看做是欲來恰伊搶家伙的冤仇人，較加嘛對阿文無好面tshiunn，實在也袂使怪伊。

兜兜狂狂到一个生份所在做生理，閣變無成，檢采是伊家己看甲耽(tānn)去；má kuh，佇心肝內阿義原底猶有一必一中的把握，嘛認定干焦伊有資格通去試；定著愛予伊選、予伊先去；仝這個道理，伊若試袂使，翻頭閣轉來頭城，別人袂使插喙，袂使笑伊，閣愛歡歡喜喜去接(tsih)伊、讓伊。

腹腸kheh狹的阿義，有遮的想法，閣雄雄講袂出喙，煞共怨感因踎心肝頭，磕袂著就欲揣阿文出水，毋是正副倒削，就是反歹面色予伊看；是講……，若干焦按呢舞，也無起跤動手，敢會使講阿義毋著咧？

另外猶有一个誠慝比並的所在……，就是阿文大學出業，欲允頭路較緊，應該出去，莫踎厝和阿義爭才著；這嘛是阿文到落尾仔會看破世情，無愛恰伊計較的緣故。

後來，tōng突勻勻仔濟來，勢面愈來愈穩，雄雄阿文嘛想無步通啟，毋是「避」就是「逃」；見有闊縫(làng-phāng)就旋去送貨、收數，罕得佇店；代誌行到這個坎站，予阿文無去拍算後過的出路袂煞矣，有大兄就無伊，閣留嘛無啥意思矣。

拄擔老爸佇大溪倚濱海公路邊，新買一坵焦田，租一隻怪手咧整地，猶未好勢，伊逐工攏有去巡、去看；有一暝，阿文和伊坐咧開講，老爸先開喙：「恁阿兄遐無講情理，你敢袂怨伊？」

「伊踎厝較久，論功勞、苦勞嘛較濟過我；另外，伊冊讀較少，閣恰(kah)兩個細漢囡，若平平規家tshuā出去討食，真正有比我較歹過淡薄；你做老爸原仔有講袂直的所在，為伊、為我攏慝推(oh tshiâu)……。」停睷兩、三秒閣講：「歸尾，若欲『家和』著愛讓伊；這我無怨嘆，干焦想欲緊旋niâ。」阿文做一氣講煞，心肝內加快活足濟；毋過，後過的出路佇佗，才是阿文上驚惶的所在。

「若欲按呢，嘛愛揣有新的，定著矣，才通離開。」老爸定定想一睷仔閣講：「看恁大兄遐爾拗(áu)蠻，我早就柴較冷過灶，清心甲想欲緊來退休；若真正放予huānn的時，看有通加食幾冬仔無？」

「按呢是欲對佗做起頭？」

「我想講，咱兩個規氣放手，先予伊做一下仔較有咧。」

「放手……是佗一種放法咧？」

「咱逐工來去大溪種花、種菜做gī-niū；有閒就來去海墘、山坪，掘看有樹頭、花栽無，罔耍、罔迫迤較樂暢。」

「啊頭路咧？」

「原仔食阿爸的頭路，親像上下班按呢，透早、透暗羅東恰頭城開車來來去去，閒時罔斟酌揣新的頭路，聽候有才辭，你看按怎？」

【十三】

兩爸仔因逐日出門去巡山看海，揣花挖栽，一工掘、一工種；透早、欲暗仔才有去店裡，尻川都坐無燒隨走，罕得閣去插生理；這冬內，是毋是阿義知影伊穩矣，袂人佻伊相爭，特別骨力、拚勢，生理煞倒好，不sâm時連阿文嘛愛tiô落去鬥相共；彼陣的時機當咧大變，景氣好甲會驚人，莫講阿義，連惹的嘛趁甲喙笑目笑；論真，這是天年著所致，絕對毋是人gâu；是講……，阿義都無按呢想啊。

有一工，春分的前後，無閒咧翻盆，老爸看一樣青楓仔徙去有開影(tsah-ńg)的樹仔跋講：

「今(tann)咱來遮舞盆栽嘛年外矣，會適應無？」

「看嘛知，比往過快活濟矣。」

阿爸想一站仔閣講：「是按怎會按呢，你知無？」

「免去和大兄犀牛仔照角，就袂慳(tso)心、鬱卒，定著快活！」

老爸隨接話閣講：「論真，是毋是會快活，佻恁大兄無干；顛倒是你心內向(ńg)啥、欠啥，才是重點。」

「我聽無啥有neh。」

「青盲的講『目矙若會金，我就滿足矣』；毋過，世間目金的人遐濟，有幾個是滿足閣快活咧？欠缺的物件若提著，人隨快活；都猶未暢煞，新的向望閣來，親像咧輪迴，永遠thūn袂湏(tinn)。」

「人，敢袂使有階段性的向望？出力去求、去逐(jiok)敢有毋著？」

「向望有懸低、深淺，若你『種花得著恬靜』是『桌頂拈柑』niâ，攏是淺閣低的向望；上驚的是比山較懸比海較深，就費氣矣，人會痛苦、怨感，嘛攏是這個原因，據在心肝的大細，痛苦、怨感就有懸、低。」

阿文恬恬想一睷仔閣問講：「攏無……，是較讞(hàm)；有……，閣袂使傷懸；按呢就歹拈提(ni-théh)矣，欲按怎才好？」

「先寶惜眼前有的，存善念求咱無的；另外，時時刻刻愛有『無常』的拍算，既按呢來，無論向望懸、低，是毋是會達著，就會比別人較滿足、快活，嘛較袂艱苦、怨感。」

老爸是看過世面的生理人，穩當袂講白賊；啊毋過，欲叫一个二十桶(thóng)歲个少年家去了解「無常」的意義、看破現實的社會，真正是一件誠艱難的工事。

【十四】

清明（一九八三年）才過無倂久，阿文的大漢因出世，丈姆專工對桃園起來羅東共查某因做月內，一直到滿月彼日才轉去；逐工毋是牛奶斫仔就是尿苴(tsū)仔，換袂離、洗袂赴，連阿文嘛參落去無閒足濟工；花園仔就無較通去，三日歇兩日，有做若無做咧。

有因仔了後，講是加寡所費，袂倂麻煩；毋過，敢準有一種看袂清、摸無形的擔頭，沓沓仔對阿文的肩胛頭砑(teh)落來；另外猶有一種聲音佇耳空墘轉楚，那來那捷(tsiáp)，愈來愈明，是咧催阿文，著愛緊拍算後過的出路，袂使閣tshiân looh！

新曆九月，阿文斟酌著普考的新聞啟事，專工騎鐵馬去郵局買簡章，轉來相誠久；心頭掠定了後，隔工透早轉厝，大概是七點五十，tiu-tiu peh去二樓揣老爸……；千挂千伊嘛衫穿好坐佇膨椅，袂輸知影阿文會來彼一樣；未講著話，人就坐倚去，阿文先開喙：「我想欲共阿爸你，辭頭路……」

敢會是老爸伊早就攢便，tng等阿文來參詳這項代誌，所以真定著應講：「敢有揣著矣honnh？」

「呔有遐快咧；干焦欲去考公務員niâ，嘛無穩牢……。」

「既無穩會牢，你就免先辭啊。」

「賸無兩月日的時間……，若欲認真讀冊，就愛辭辭咧，較規氣。」

老爸停一暫仔，擰頭問講：「阿文，你出業佹久矣？」

「一九七四，到今應該有八冬。」

「遐久無去掀的冊，你敢會記得？」出喙膽膽，掠我金金看。

「阿爸，是按呢啦，有一絲仔向望，著愛去罔試，管待伊會牢抑袂？」講到遮，雄雄兩個人攏恬去，換阿母踎邊仔tshap喙講：「好啦，予伊去罔考；若無牢，才轉來陪恁阿爸閣種花。」

這改阿文心頭已經掠定，無管是毋是考會牢，tsûn意欲走矣，所以喙共老母應好，顛倒心肝內猶有別種的按算。

食晝飽，阿文講欲轉羅東，目尾澹澹(tâm-tâm)的老母綴伊落來到門喙，敢若有話欲講，倚佇亭仔跋恬恬看阿文hänn過大路，幹入去巷仔無看見(khuàinn)身影，老母才家己接(juê)一下仔目矙，翻頭行入去店裡。

跳年的正月底放榜，真正是祖公仔有保庇，予阿文去吊著「增額錄取」的火車尾，雖罔著愛等有缺，才分發；毋過，阿文早就暢甲lân脰強欲黠(lut)去，幾若工攏暍袂ka-tsuê；另外，阿文倚欲兩月日無出門，坐踎冊桌仔前，身軀加重五公斤的肉，腹肚強欲thènn出來，顛倒是一項意外的代誌。

【十五】

我是阿文的厝邊，兼大學的同窗；有一工，我問伊講：「平平是全這陣人，盤過三十桶年的變換，頭殼內咧想的，哪有遮大的精差咧？」

伊才應講：「做困的人，直透用『講理』的角度去論家內的是非，顛倒毋知影彼陣做老爸所倚、所拄著的艱苦，定著會凝(gîng)心、鬱卒。」

「按呢是差佇佗，你講較白咧？」

「阮阿爸有五个困，攏會惜困、替困想；彼陣我阿文猶無困，是想家己niâ，按呢就差大槓(kuéh)矣。」

「出來做公務員，會後悔無？」

「準講有，嘛攏頭毛喙鬚白矣，欲後悔啥！」

「啊恁大兄這陣咧？」

「無佹好。」

「按呢是啥物意思？」

「講起來話頭長……」伊兩個困，歹品性閣興淋(lim)；袂輸有報應的款，齊(tsiâu)學著個老爸毋出去食頭路的步數，攏踎厝tiunn欲做頭家，毋但無才情閣袂相讓，才是害！」

「結局咧。」

「有一工起冤家，大漢的予細的刮一下半小死，到今行路猶號跛一下跛一下，強欲毋成人去。」

「啊細的咧？」

「Hông掠去關，聽講咧欲出來。」

「生理咧？」

「愈做愈溜尾，干焦換食niâ。」
 「你呔會知這咧？」
 「阮爸仔九十一，猶佇遐躑；逐禮拜我攏有轉去看伊，加減會講著。」
 「恁大兄遐拗蠻，你會怨伊無？」
 「袂咧；今(tann)顛倒是可憐伊。」
 「你看，恁大的彼家，是按怎會變甲按呢？」
 「講一句公道話；彼號蛇就孵彼號卵，大狗盤牆細狗趁樣，欲怪siáng？」
 「Aih；人若gâu，嘛袂堪得天來做對頭！」

【煞】

創 作 理 念

做爸母的人上慧，kan-ta欲予囡快活，就用心計較啥物犧牲嘛欲去做，ng望後過看會tsiann人無。毋過，困若生濟，代誌就歹紡矣，無論為佗一个，定定講甲袂tit。

厝內，是一咧論「情」，較無咧論「理」的所在；老爸的共事業放予某一个，定著是to-háp袂tit tú好才按呢做，恰「是非」完全無干；kāng彼陣，得無著的生成會gīng、會怨；這款代誌，滿四界攏pōng ē著，原本就無稀罕；是講，好的真德守，稞的無永久，圓會變扁，扁會變圓，攏是家己做tit來的，仙嘛擋無法lih。

藍春瑞

臺師大附中主任

